

故乡之于作家，就像脐带之于婴儿。哪个作家笔尖最初流淌出的文字缺少了故土营养的滋润？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说，他那邮票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写的。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则是中国文人故乡情结的佐证。

故乡，于我就像一块小小的胎记。这胎记似乎与生俱来，无人时，低头审视，它似乎不够体面，甚至让我窘迫难堪——作为革命老区，它刚脱贫不久。可它又让我由衷自豪——那悠久的历史根脉，那亘古未断的文化积淀，是那些单凭经济发达而豪横的地方所不可企及的。

我的故乡有一个先天容易被记住的优势，名字简单好听：易县。相比较，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就复杂得像蛛网，令记忆不好的人想记住也犯难。

当年初到美国，打量周围其他远离故土的人，隔着千山万水，回望家乡，我不禁蓦然惊觉，原来正是那片土地和上面的风物，像渗透进骨血里的基因一样，塑造了独一无二的我们。即便缺陷很多，漏洞百出，与自己希冀的完美相差十万八千里，却固执地与我们不离不弃，从出生到死亡。故乡又如一张铺天盖地的网，牵牵绊绊，任你跑到天涯海角都走不出这张网。

我读小学时，就听祖父自豪地告诉我，易县，古称易州，早在秦朝时就存在了。巍巍太行山，汤汤易水河，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长大后我知道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义士荆轲正是从这块土地踏上了充当刺客的不归路，宁死不屈的五位抗曰英雄也正是在易县的狼牙山纵身一跃。民风淳朴、为人厚道的易县，默默地传承着祖先的基因，几千年来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尽管离北京不过一小时车程，易县总有一种活在历史中的幽古之情。

回故乡的好处很多，除了可以吃到在异乡时日思夜想的家乡饭菜，你还随时可能结识到散发着故乡气息的朋友。你们明明没有血缘关系，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乡人那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无需言说的亲密，像暗夜中的花香，看不到摸不着，你却真切地感觉到，它就在那儿，让你莫名的心安。

文坡是我父亲多年前的下属，亦是我为她的文友。五年前父亲去世时我在海外，是文坡忙前跑后帮我弟弟一起料理后事。听说我回乡为父亲扫墓，他兴奋地说一定要相聚。一晃多年未见面，他又因糖尿病折磨视力模糊，看到我，立在那儿安静微笑着，一身玄色中式布衣裤，仍然是个黧黑又干净的书生模样。我再走近些，相距不过两米，他仍不敢上前相认。我不禁陡然心酸。在我眼里，他一向是集狷介和厚道为一体的人。他总在写作，没出大名；总在做小买卖，从没赚到大钱。最近几年蹲在一个叫碾子沟的偏远小山村扶贫，不过小小基层干部，他却像为所有人顶着那块天，起早贪黑，只想着如何让贫困户甩掉那个穷字。

我们俩隔着茶几对坐喝茶。我打量着那冷清的茶室，听他说是朋友开的，兼卖一些本地产的工艺品，本来生意就不好，

故乡是一块小小的胎记

□淡巴菰

加上疫情更是无人登门。说话间，一位蓄着关羽一样浓密美髯的敦实男子走进来，文坡凭着对方的熟悉身形一下辨认出来者是谁，“这是永旺，一位专门帮农民致富的合作社带头人。他让易县一百多个偏僻山村有了网络，用上了云数据脱贫致富。他最近刚又保护起来一批上千年的古柿树。”

都是易县人，话题自然离不开易县。永旺先是做沉默寡言状，表情真诚肃穆地望着听着我们闲聊，在判定我也是自己人后，果断打开了话匣子，读书颇多的他完全就是一个易县通，且记忆超群，“易县是多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呀，现有469个行政村，千年以上的古村占37%，建于汉代以前的就有75个……要不当年皇帝怎么会把陵寝选在易县？……我现在的梦想，就是让农民的好产品和城市人的餐桌对接，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不久，我们村民的小米、玉米碴、鸡蛋、蜂蜜就可以在北京二环内的集市上销售了。”

“姐你不知道，就为这看着简单的一小步，他费了多少力气和周折！”文坡打断他，微笑着给每个人倒茶，他一手握壶，把头低下，脸几乎凑到桌面，才不至于把茶倒在那本就极小的紫砂杯子外。

一壶肉桂喝得正好，进来一位瘦小的戴墨镜男子，他算命运先生一般打量着我，只说了“久仰”二字就微笑着安静落座。他原来就是刚才文坡提及过的学儒，好几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的报告文学作家，也刚从北京回家乡来度假。人如其名，他果然文气儒雅，摘掉墨镜后，我发现他的眼皮很双，很少眨动，那眼神是思索大于雄辩的。

“刚写完一部电视剧剧本《大禹》，节后开拍。目前着手鼓捣《南水北调》……我寻思是不是因为小时候老家山里缺水，走出大山后我怎么一辈子都在跟水打交道？”他说话慢悠悠的，似乎每个字都事先经脑神经打磨过。

午饭，文坡请我们到尘土飞扬的国道边一个苍蝇小馆去吃涮羊肉，理由是那儿的肉新鲜地道。果然，不仅羊肉极鲜，各种蔬菜也清香可口，四人吃得肚圆，才二百块钱。一直为我们端茶倒水的是个脸红润得像山里红的小姑娘，她腼腆略带害羞的笑不由得让我叹息：多少都市女子费尽心机整容美肤，岂不知在这山花一般淳朴温暖的笑容面前，她们那看似完美的塑料脸实在假得令人倒胃口啊。

饭后永旺不肯再回去坐着喝茶，主动请缨驾车拉着大家直奔万里长城中的重要一关——紫荆关，“亲近一下咱真正的易县山水！”他轻车熟路，在狭窄的山间小路上如武林高手一



般辗转腾挪，左侧不时有车相会，右侧就是突出的巨石。看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左转右绕，我这标准女司机心跳着佩服不已。

紫荆关和居庸关、倒马关合称为内三关，自古便是进出太行山的交通要冲。这块自战国时期就有人居住的地方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隔车窗望着尚是春寒料峭的风景，我们有一搭没一搭闲聊着，很快就到了半山腰一处人家。说是人家，却没有院墙，只有几间土坯灰瓦的旧房立在那儿，四周山岩环绕，更显得低矮瑟缩。“您家今天蒸窝头了吗？咱给城里来的人尝点新鲜。没有？没事。”他熟络地跟一个面容慈祥的大娘为我要吃的。大娘家的蜂蜜、粉条都是永旺找销路。

褐色的墙，灰色的瓦，枯草在瓦顶上随风摇曳，那简陋的老屋像经风沐雨的老人，弯着腰却不垮不塌固执地立在那儿。眼前的一切让我不由暗自唏嘘，抚摸着那一人高的黄白玉米棒子和沟壑深深的石头碾子，似乎时光倒流，我又回到了儿时与爷爷奶奶在那个小村庄的岁月，身边同行的这几位，亦都是两小无猜的儿时玩伴。人们怀旧，也许只是因为可以借机假想回到从前罢了。普鲁斯特说，他愿意相信那个古老的部落传说，人死之后的灵魂会被拘禁在某些看起来低端的生命上面，或是一棵树，或是一块石头，或是一头野兽。那被截获的灵魂，有时——并不总是，在若干年后偶遇某个能听懂它呼唤的有缘人，魔法即刻解除，灵魂得到释放，再次回归人类。我情愿这

世间真有那不期然的灵魂呼唤，在这一时刻，这个地点。那样，我就可以和我的先人唠叨五千年的家常了。

快到山顶，再次停车，我们沿一条山径慢慢走着。空气清冽甘冽，梨树花苞仍坚实地闭着，唯一盛开的是风车茉莉一般乳白色的小花，如刚才那位小姑娘一样纯朴可爱，在山崖边这儿一丛那儿一堆，开得烂漫无邪。好脾气的学儒看我急切地想知道这植物究竟是何物，换了好几个方位才在高处一土堆上寻到足够强的手机信号，查到这花儿的芳名：溲疏。我们都轻声反复念着这名字，文坡说下次相逢就应该以此名为接头暗号。像几个回到童年的孩子，我们愉悦，观瀑布，与偶遇的不善言谈的村妇聊上几句。“因为核桃卖不出去，村民曾经砍伐了许多核桃树只为了有柴烧。这和杀鸡取卵无异，可也是被逼无奈。现在不用了，我们在网上就找到了销路。”望着永旺和文坡那和这山石一样淳朴的身影，我忽然明白了我为什么感觉他们那么亲切——故乡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依然是故乡！

黄昏未至，一行人已经在学儒弟弟家围桌而坐，黏稠的棒碴粥，香甜的土鸡蛋，清口的拌香椿，让我胃口大开。“看，多豁亮！五间大瓦房是新农村标配。”永旺随时记得给我普及常识。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刚才山里瀑布边，气温不过十来度，只穿着衬衣的我瑟瑟发抖。中途飘起了细雨，更让人想到冬天的萧瑟。而餐后立在院子里，望着方正的小院几畦刚吐出嫩绿叶片的莴苣、菠菜，打量着枝头刚发芽的槐树、铁棍一般枯立着的枣树，想起北京城里已经凋落了的花儿们，我似乎再次成了时光的穿越者。

归途，仍如来时一般看山看树看溪水。山石嶙峋巍峨，不宽的水泥路如灰白色飘带逶迤其间，我想象着烽火四起的远古，铁甲马蹄在此狭路相逢惨烈厮杀的场景。眼前的空寂让这一切都像从未发生一般不可思议，倒是不时看到鲜红的两个巨字：防火。“我儿时感觉这些石头和大山如此可恶、可厌，因为它们挡住了外面的世界。可现在，我回来看到它们，是那么可爱可亲！”学儒慢悠悠地道。他把怀旧之情化作灵感缪斯，写了许多有关故乡的诗句。

车至山脚，一行人忽然都沉默了。我们都知道，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后，我们都毫无悬念地灰飞烟灭，这高山巨石、古树小溪依然明净如故、淡定如初。功名利禄，连此刻的记忆，都和几千年前的烽火一样，会像没发生般被忽略不计。

但有一点我愿意相信，这片土地将会继续上演它的独特传奇，因为那上面古往今来、前赴后继的人。

文学助力 乡村振兴



鱼祭

□周云和

心结散开，慵懒清零，就有一个新我投入新境之中。谁知就在我精神有所寄托之时，鱼们倏然消逝，无疑对我情感构成打击；早知有此别离之时，何苦当初喜欢上它？

一桩悬案，暂置一旁。再坐书房，就有了一种牵挂，一个顾盼，时不时掉头望鱼池，希望奇迹出现：鱼们只不过是我忘了喂食小有不满又悠然归来。我会喜不自禁，对鱼们庄重承诺；以后一定每天定时定量给你们投食。

可池水纹丝不动，比哲学家还严肃地陷入千古沉思之中。

下午正在写稿，眼角划过一道黑黝黝的斜线。扭头一看，一只白鹤，折翅落脚在鱼池边上，筷子一样细长的两脚，棍儿一样瘦长的颈子，镊子一样尖长的嘴壳子，微微扁过头向我书房这面打探；不知是我这个干巴老头儿感到好奇，还是为自己擅闯陌生地方而心存惶恐。我眼前蓦地横陈一个画面：一块块亮汪汪的冬水寒田，一只只白鹤伸着长长的颈子，在田里一步一步地寻找食物。我知道，螺丝黄鳝泥鳅小鱼是它们的最爱。莫非我鱼池里的鱼，已经化着了它的口中之食，它贪恋着美味又来光顾？我疑虑的双眼骤然间喷射出仇恨的火焰，顺手拿了镇纸板霍地站起身，准备将要砸去的那一瞬间，白鹤两腿一蹬，身子往前一扑，翅膀一张，窜进城里如森林一般的高楼顶部，最后消失在明灰色的天空。

我颓然坐回书桌，心绪大乱：这么大的一座城市，一方小小的鱼池，里面小小的三条鱼儿，怎么都被这乡村僻野栖息觅食的白鹤打探到了？难道广袤的乡村原野没有一块田，一凼水供尔等寻找食物了？我想起昨天吃寿酒没见着一块秧种稻的冬水田的乡下；想起往昔一个坝口全是波光粼粼的冬水田、现在全部放干种植蔬菜水果的老家，渐渐衰减乃至熄灭了白鹤吃我池中锦鲤的愤怒，继而缓缓生起一种深深的同情与怜悯：三条鱼让你饱餐了一顿，下一餐果腹之物你寻找得到吗？有没有老需要赡小需要养呢？我走到坝子里，俯下身子，眼光插进水底，绕着鱼池走了一圈，没有见到鱼们娇娆的情形，我抬起惆怅的头，忽然觉得刚才举止，颇似在灵堂瞻仰逝者遗容与寄托哀思。

再凝视鱼池，虽然一池仍然清亮的水，收着天光映着云影，但没有了快活地游来游去的鱼，没有了荡漾着的道道涟漪，也就没有了生气和灵魂，成为了一池死水。我想再去买一些鱼放进鱼池里，白鹤要惦记要光顾，权当是对它们进行赈济，也算我辈挤压了它们觅食场所和生存空间的一种感情补偿，或者说一种自我安慰与心灵救赎。

飞来吧，白鹤。

一块两千年的石头压在心底，沉重而隐疼。从郑公祠回来多日了，感觉愈发强烈。

我们愧对郑玄。

大学同学梁军和妻子陈燕都热爱中国传统文史，久闻莫言故乡文化底蕴深厚，终于等到高粱熟了红满天的九月专程赶来。“除了莫言，高密古代还有三贤。”听我粗略地介绍了一些郑玄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贡献后，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去拜访郑公祠。

郑玄生活在东汉末年，天下狼烟四起，民不聊生。郑玄少而聪慧，志向非常，熟习《五经》，出类拔萃。秦皇焚书坑儒之后，经书失传。汉初，儒家经典大都先秦旧本，但是由记忆好的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谓之“今文经”。后来，人们找到了民间私藏的部分先秦经籍，再加上从孔子故宅壁间的发现，学者把这些用古籀文字写成的经书称为“古文经”。于是，两汉经学出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两者不但内容有所不同，受“学以致用”观点的影响，双方在价值取向和文字解释方面差异很大。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和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相容之势，继而相互指责、论辩，相攻如仇，导致思想混亂，谬误百出，使后学者不知所从。烦琐、支离、教条，成了经学的突出现弊。

混乱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人物出场收拾残局。郑玄前后十几次拒绝朝廷征召为官，潜心向学。他摒弃门户之见，先钻研今文经学，后又熟谙古文经学，打通了今、古文经的人为壁垒，且精算术、历法、天文、地理、法律等等，博学多师，兼收并蓄，择善而从，遍注群经，“著书满家，从学数万”，使以后的经学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世称“郑学”，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郑玄注”，也就成了中国近两千年学习古代儒家经典的标准答案。有了文化的统一才有思想的统一，有了思想的统一才有国家的统一。

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永远绕不开“郑玄注”。西方汉学家著有《郑玄传二种》《论语郑氏著》等著作，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受中华文化深刻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学者对郑玄崇敬有加。日本香川大学间嶋润一教授是著名的汉学家，出版有《郑玄〈尚书〉与〈尚书大传〉》《郑玄与周礼》等著作。《郑玄与周礼》印出之后，间嶋润一已是重病缠身，他叮嘱家人：“把这本书送到中国高密，在郑玄祠前供奉之后才可以正式发行，以了我对郑玄的崇敬之情。”间嶋润一的家人认为，郑玄名声如此显赫，其祠应该和曲阜孔庙规模相类。间嶋润一去世之后，其家人携带散发着墨香的《郑玄与周礼》漂洋过海，几经辗转，一路打听好不容易找到了位于高密西北偏僻之处的郑公祠，眼前的简陋和破败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出于对这位先贤大家的敬仰，他们自己举行了简朴而不失隆重的祭祀仪式，把《郑玄与周礼》恭恭敬敬地摆在了郑公祠前的供桌上，并叮嘱看门人：“供奉七天后，方可取走。”

我最早知道郑玄这个名字，是高中时代。我的母校高密四中就坐落在高密西乡双羊镇，而郑公祠就在这个镇的辖区，有二十里路的样子。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就来自郑公村，并且姓郑，当时不知道他们竟是郑玄的后裔。高中课本有从《诗经》《左传》等选出的文章，下面有注释，但没有注者的名字。上了大学之后，选修课中有《法古文》，才看到了“郑玄注”，并注明是山东高密人。我很为身边的圣贤而自豪，然而几十年来数次前往拜谒郑公祠，一直没有大的改观。后来，潍坊市调整行政区划，

愧对郑玄

□杨福迅



把峡山水库周围的村庄划成一个生态保护区，郑公祠所在地就不归高密管辖，本来就很模糊的郑玄感觉更遥远了。

在郑玄文化研究院院长郑金涛的指引下，我们很顺利地到达了峡山区郑公街道后店村。此地古称郑公乡，为东汉时北海相孔融敬郑玄而设，并立有“通德门”。郑公祠大门紧闭不见人，和从前一样冷清。走进院内，正中的通道还算开阔干净，看来是有人经常清扫。院子西南角新建了座飞檐红柱的“问经亭”，与正北黑色的祠堂高顶默默相望，算是今人和两千年的圣贤对上了话。

脚下的甬路落叶斑驳，手边荒草萋萋，黑蚊绕飞。或许是平时来人太少，蚊子都饿急了眼，一团团前赴后继围上来。我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小跑一般掠过了郑玄长生的一生。

“汉郑康成先生之墓”，墓碑矮小简陋，一道道从柏树上滴下的绿汁犹如泪痕，何时、何人所立的小字早已被岁月的风雨侵蚀平。史载，公元200年，袁绍与曹操决战于官渡，袁为笼络人心，胁已过古稀之年的郑玄从军，不料病逝于中途，后辗转葬回故里。面对长满芦苇的封土堆，我无语以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蒹葭，不就是面前的芦苇吗？如果没有先生的注，后人可能连《诗经》这类简单的美文都读不懂或者充满歧义，更不用说《周易》《尚书》和“三礼”了。凌乱的芦苇，或立或卧或倒，穿越两千年的时光，给我们打了一个天书般的哑谜。



桂林山水(油画, 1936年)

徐悲鸿作

記
錄

李忠厚